贺廷雷 ◎ 著

南天雨

雪雨五十年 下

『我生在清朝的宣统二年，算起来，经历过三个时代。听过军阀混战的枪炮声，见过国民党时候战争的惨烈，坐过保安队的老虎凳，被土匪抓住在身上浇过油，在财东家的草窑里害过病，在狼窝里遇过险。从小爹死娘寡，拉扯几个兄弟成人。逃过荒，要过饭，挨过打，受过骂，遭过数不清的欺凌与屈辱，看见过诉不尽的世态炎凉。我会种庄稼，能旋窑，当过木匠，烧过砖瓦，当过兵，经过商……感谢老天爷，让我在晚年终于赶上了好时候、好时代。人老八辈子，谁见过种地不纳粮？谁听说过，自己打下了粮食，国家还给奖励？自己挣下钱，国家还表彰？老上年有句话：「肉肥了汤就汪了。」就是说，国就是家，家就是国。个人努力了，整个国家也就好了；国家好了，我们个人也好了。我衷心地希望，自这一代以后，永远不要听见战争的枪炮声，永远不要看见人吃人的社会惨状，活他一个锦绣天地，活他一个朗朗乾坤！』

孙伯玉这充满感情、实实在在的一番话，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。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贺廷雷，1949年7月出生于甘肃庆阳。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。曾在国有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工作，历任甘肃银光化学工业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、总经理办公室主任，甘肃白银市政府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、政府副秘书长、白银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。

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，曾在报纸杂志发表过大量文章。论文《论国际合作》于1993年被联合国采用，受邀参加联合国专门会议并与会交流。

工作之余从事文艺创作，著有诗集《春萱集》。2002年出版长篇小说《北地雪》，并荣获第四届甘肃省委省政府敦煌文艺奖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天雨：雪雨五十年 下 / 贺廷雷著. — 兰州：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，2012. 11
ISBN 978-7-5527-0063-3

Ⅰ. ①南… Ⅱ. ①贺… Ⅲ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Ⅳ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 264957 号

南天雨
贺廷雷 著

责任编辑：申晓君
封面设计：孟孜铭

出版发行：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地　　址：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
邮　　编：730030
电　　话：0931-8773121(编辑部)
　　0931-8773269(发行部)
E - mail ： gsart@126.com
网　　址：http://www.gansuart.com

印　　刷：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
开　　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　1/32
印　　张：27.875
插　　页：4
字　　数：680 千
版　　次：2013 年 2 月第 1 版
印　　次：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　　数：1~8 000 册
书　　号：ISBN 978-7-5527-0063-3
定　　价：(上下)6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厂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，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孙伯玉在保海舟这儿吃了饭，急着要走，保海舟却硬留住不让他走。他对伯玉说："你现在摸黑赶十几里路，没这个必要。人，我已经派出去了。这么多人，还怕拉不回来你那点儿粮食？再说，也许现在大家已经装上了，正往回返哩，你去只能迎在半路上，还不是白跑冤枉路么。"伯玉说去看看也放心些。保海舟说："这有啥不放心的？我派的那个小伙子，已经跟了我几年了，办事干散（方言，利索、能干之意）得很，他到现在都没回来，说明办得顺当着哩。如果不顺当，早回来汇报了，到现在人没回来，就说明不用汇报。你就安安心心在我这儿坐着喝茶，等的听汇报吧！"伯玉一想也对，就安心坐下了。

刚坐了一会儿，保海舟派去的那个小伙子进来了。他向保海舟汇报说："我在兴原镇上叫了六个人，都是年轻力壮的，还牵了两匹马，到了那儿后抓紧把粮食从车上卸下来了。就是车陷得太深，六七个人根本没办法抬起来，后来我让肖师试了一下，他说车坏了，自己一个人还没法修。我就骑马赶回来了。回来后就给县运输队打了个电话，让派上两辆车，多去上几个人，用一台车把孙局长车上的粮食倒过来，另一个车把肖师的车拖回来放到县上修，运输队答应了，估计运输队的车这会儿恐怕都出来了。"

保海舟一听，笑着对孙伯玉说："咋样？这样安排合适吗？"

孙伯玉一听，人家小伙子安排得这么周到，办得这么利索，再还有啥说的，也就安心坐下和保海舟喝茶闲聊了。

孙伯玉忽然想起一件事，问保海舟："我从兰州走后，你是啥时候走的？为啥也走了？"

保海舟说："你走不长时间我就走了，觉得待下没意思。至

于为啥要走吗？还有一个原因我给你没说。其实，我当时给王大爹说的家里无父无母，那是怕他不收我瞎编的，我家里父母都在。”于是，保海舟就把当年他为何出走的情况详细地对孙伯玉讲了。

伯玉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你也真是胆大！病是随便治的，药是随便胡吃的？”

保海舟苦笑了一下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当时事情遇到头上了，我不那样治，他们能让我走？”

伯玉一想也是，乡下人有病请不来医生的作难劲他是清楚的。

伯玉又问：“王大爹的消息，你以后再知道吗？”

保海舟说：“不知道了。”

孙伯玉想起王文章老人当年的好处，心里酸酸的。

过了一会儿，伯玉忍不住又问：“那你回来以后咋干的，咋吗到了区上？”

保海舟笑了笑，说：“好你个孙大哥，咱们两个真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，我等着听你说哩，你却不断地问我。我不说，先说你。”

孙伯玉也想把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对这位一起患过难的朋友说一说，见保海舟一再追问，也就对他如实地讲了。

孙伯玉说：“其实我以前也没对你细说，我在庆州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找到县城去投共产党，结果，走的时候一个朋友给了两件新衣服，又多给了一些钱，这就引起了八路军的怀疑。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队伍正在我们那一带打仗，八路军就把我当成国民党的特务抓起来了。那年腊月快过年了，打发我们这些人到县城北边一个沟里担炭，又被来边区偷袭县城的宁夏马家队伍抓走当了兵，后来我从队伍上逃出来，跑迷了路，才在腾格里沙漠遇上你们的。”

保海舟问：“原来你那时候就认识共产党？”

孙伯玉说：“我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小小儿的就跑到外面给人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打窑，年底挣了些工钱回家的时候，在路上碰上了土匪，后来被一个人救下了。救我的那个人和伺候我养伤的那个人都是共产党，我就是听了他们讲的道理才知道了共产党，所以在后来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想到投共产党，结果还费了不少事，险乎把命丢了。”

保海舟这才知道，孙伯玉原来是个资格很老的老革命。

听到这里，保海舟又迫不及待地问：“那当年救下你的人现在在哪里?”

孙伯玉不知道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以为他是急着想听有关他的故事哩，就如实说：“一个是个女的，后来被我们庆州的唐世麟杀了。一个现在还活着，在甘肃省委宣传部当副部长哩。”

保海舟这人，是个在政治上极有野心的人。现在他虽然当上了兴原区的区委书记，但觉得自己资历浅，在官场上熟人少，特别是握有实权的熟人少。听了孙伯玉说的情况，才知道他的这位故人是个老革命，那么，他肯定在庆州和陕甘两省有不少的老领导、老同事，前面他打听孙伯玉的情况，完全是无心的，现在之所以详细追问，就是有意了。他觉得认识了孙伯玉，搭上这条线，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。

两人说到这里，孙伯玉说：“我就那么点事，都给你说了，现在再说说你，咋吗参加革命的?”

孙伯玉想知道保海舟的情况，是因为在兰州拉骆驼的时候，觉得这人虽然灵活，脑子转得快，但为人不太实在，办事也不牢靠，觉得像这种人，怎么能吃得了苦，早早儿参加了革命。伯玉完全是出于一种好奇心才打听的。

保海舟见伯玉问，也就如实地说了他回家后的情况。

原来，那年孙伯玉走了不久，他也觉得离家时间长了，不知道父母现在过得咋样，当年的那个事不知后来怎么处理了，所以就想回去。

当他把自己的想法给王文章老人说了后，老人和对孙伯玉的态度一样，也劝他早点儿回去，也给他赠送了路费。不过，在临

别的时候，老人对他说的话和对孙伯玉说的，就大不一样了。他劝保海舟回去后踏实劳动，凭本事生活，以后说话放实些，对人要宽容一点。保海舟急着要走，对老人的话根本就没有细细品味。

回到家里后，才知道当年是虚惊一场，父母亲还都好好的，家里的日子一如既往。

他的归来，使父母亲欣喜若狂。那年他离家出走后，店掌柜很快就把信转到了，母亲一听儿子竟然离家那么远，而且生活漂泊不定，哭得死去活来，一直抱怨父亲把儿子逼走了。父亲呢，也直怪自己遇事沉不住气，见风就是雨，担心今后能不能再见上儿子，整天私下里也是以泪洗面。

保海舟平安归来，爹妈如获至宝，吓得整天把他看得紧紧的，哪儿都不让去了。

在家闲待了两年，名义上是继续跟父亲学医，实际上他对医生这一行一点儿兴趣都没有，特别是经历了那次事故之后，他对从医之道简直是反感透顶了。但是，他的想法父母亲并不理解，父亲反倒从那次事故得出了一个判断，认为儿子天性聪明，是块学医的料，因此，对他的教导就更细心、更卖力了。

两年后，他实在干不下去了，就又一次离家出走了。

这一次，他却不想远走，就在长武县找了个教学的差事，到一所小学里当教师。工作找好后才给父母亲捎话带信。到了这时候，父母亲也拿他没办法了，也不敢再逼他了，害怕一旦把儿子逼急了，他又远走高飞。

在长武的这所小学，一干就是六年，直到一九四六年。这年，原驻庆州的八路军三八五旅一个团扩编成教二旅，驻防长武。在保海舟所在的小学里，教二旅驻了一个团。

保海舟这人好奇心很强，喜欢人多热闹，他天天看八路军出操训练，集合唱歌，觉得人家这才是生活，热火朝天，有声有色。这时，他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，决心当八路军去。

有了这个决心，他也不同任何人商量，就去找到驻学校的八

路军团长，要求当兵。团长一看，小伙子长得精精干干，穿得齐齐整整，又有文化，八路军当时正在扩兵，有这样的人入伍巴不得哩，所以团长当即答应。

小学教师保海舟入了伍，在当地反响很大，立刻，就有二十多名教师、职员和居民报了名。

保海舟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，穿上了崭新的灰军装，扛上了长枪。但是，他的心里总不踏实，害怕父母反对，所以，入伍后一直没敢把自己当了八路军的情况向家里说。直到一个多月后，村里才有人看见，回去告诉了他的父母。

父母亲一听儿子当了兵，比上一次的出走还着急。上一次，不管咋样说，虽然辛苦，总还安全着哩，现在当了兵，不知道哪一天就突然开拔了，而且出去后天天枪林弹雨，死活就难料了。

保海舟的父母如五雷轰顶，老两口牵了个毛驴，连夜赶到长武县城，直接来到部队，哭闹着要儿子回去。

开始，保海舟还去劝，但老两口越劝越不听，越生气，后来干脆不劝了，反过来倒过去就一句话：非当兵不可！父母亲没办法，就直接去找接收保海舟的团长。团长听了保海舟父母的哭诉，觉得老人讲的也是实情，而且，当时八路军里有一个明文规定，就是独子坚决不收。团长只好反过来又劝保海舟，但保海舟实在厌倦了家里的生活，羡慕八路军的集体生活，所以也铁了心，连团长的话他也不听了。

最后闹来闹去，一连二十多天，还是八路军团长想了个折中的办法。

这天，团长把保海舟的父母和他本人叫到一起说："你们是父母不让儿子，一定要让儿子回去，儿子又坚决不回去，一定要当兵。老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个事。我看这样吧，让保海舟参加地方部队吧，就在区中队干，既离家不远，又遂了他当兵的心愿，你们觉得怎么样?"

团长这一说，保海舟的父母无话可说了，保海舟也勉强同意

了。

当天，团长就给长武县政府写了一封信，让保海舟继续穿着军装，扛着发给他的枪，直接到县政府报到。

长武县大队当时刚刚并入教二旅，新建的县大队急于扩兵，一看保海舟还自带了军装和武器，县大队的领导们都很高兴。就这样，保海舟一下子由八路军战士成了长武县大队的兵。

保海舟头脑灵活，又有文化，在部队一去就被安排成了文书，两年后，升成了县大队二中队的指导员。

一九四八年秋，长武县城解放，部队向县城派了军管会。很快，县上在区乡建立政权，保海舟作为县大队的指导员，被派到兴原区任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。

保海舟的工作作风和孙伯玉截然不同。孙伯玉长期在农村生活，又没有父亲，家里大小事都依靠他，所以养成了办事稳妥、务求实际的作风。而保海舟呢，头脑比孙伯玉灵活，又天性爱热闹，办事喜欢人多“大轰隆”，他又性格胆大刚硬，好独断专行，想到了就要干，管你结合不结合实际，说到做到，谁不干或干得慢就收拾谁，处理起来决不手软。他的这种工作作风，在解放初期社会比较混乱的情况下还真适用。比如清匪反霸时，长武县活动着一支土匪武装，势力比较强，有一百多人，又从胡宗南的队伍溃退时截了一批枪炮，人多枪也硬。这支土匪武装的头子名叫齐老五，心狠手辣。当时，解放军大部队北上兰州了，长武县的地方武装只有一个县大队，五十多人枪。保海舟领导的兴原区中队名为中队，实际只有二十多个人，武器更差。因此，齐老王这股土匪根本就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，天天散布谣言，要打长武县城，要砸两地的区乡政府，一时间，闹得人心惶惶。

一天晚上，村民来报，说齐老五的队伍来到兴原界内一个叫麻湾的村子，让老百姓杀鸡宰羊，正在吃饭。听一个喝醉了酒的土匪说，吃完了要打兴原镇。

保海舟一听大怒，手朝桌子上一拍骂道：“狗日哈的，老子

不找你，你反倒来欺侮老子了！”他立即就要集合起队伍去打这股土匪。

区长是个稳健人，一听齐老五的队伍来了，觉得光靠区中队这二十多个人，二十多条枪是打不了的，马上派人向县上报告。按他的意见，先守好兴原区政府，等县上队伍来了再商量怎么打。

但是，保海舟却不听这一套，他要现在就打，担心晚了土匪跑了。

区长犹豫地说，就咱现在这点力量，去了恐怕打不了土匪，反而叫土匪给吃了。但保海舟不听，在当时的体制下，区长和书记一旦发生争执，书记最后有决定权，加上遇上保海舟这么个独断专行、好大喜功的书记，区长争来争去只得服从。

保海舟留下区长和一些民兵看守区政府，集合起区中队全部队伍，亲自带上走了。

土匪们正在吃鸡，忽然听见枪响了。齐老五怪叫一声，拔出腰里的双枪，领着一大群土匪冲出来了。

无奈这天夜里天很黑，空中还正飘雪花。

土匪们冲出来后只听枪响，不见解放军。遇上这样的天气和环境，齐老五在摸不清对方虚实的情况下也不敢贸然冲出来。打了一会儿只得又退回到院子里，布置好人马死守起来。

保海舟走了后，区长马上把兴原发生情况报告给了县政府，县上领导担心兴原区政府有失，立即派出了县大队的全部人马，又调出了刚刚建立的几个区中队，加起来共一百多人，迅速开往兴原。

双方打到后半夜，齐老五的酒劲过去了，脑子也清醒了。他马上意识到，再这么不明不白地打下去，万一解放军来了增援部队就危险了。想到这里，他马上集合起全部人马，呼喊着冲杀出来。

齐老五的队伍都是能征惯战的亡命之徒，加上人多武器好，一冲出来就无人能挡，眼看冲上一道斜坡就到了原上。区中队虽

然人少枪弱，好处是占据的地形有利，敌人在下面，他们在上面。

一看土匪这样厉害，那些从来没见过真仗的区中队战士害怕了，有的打算退却，有的人颤抖不止，吓得连枪都不知道放了。

唯独保海舟不怕。他不但不怕，反而还认为这是自己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。

他一看土匪出来，抓过区中队唯一的一挺机枪来，喝令战士们为他压满子弹。他也不会打仗，不知道怎样利用地形地物，觉得哪里打上过瘾就在哪里打。子弹压好后，眼看着土匪已经冲到面前，离他不过二三十米了，保海舟忽然看见身旁有道土坎子，就把机枪抱过来靠在土坎子上，照着土匪人群就是一顿乱扫。

土匪打仗也不讲什么队形，只是凭着一股子勇猛劲乱打乱冲。这一下正好适合了保海舟的胃口，他一顿乱枪，霎时打倒了一大片。土匪们没想到解放军的火力这么硬，倒下后除了死了的，活着的也只得爬着，尽管嘴里仍然骂骂咧咧乱诈唬，但人却不敢起来了。

齐老五一看急了，命土匪架起两门迫击炮来，准备用炮轰开区中的阵地。

正在这时，增援的县大队上来了，齐老五一看对面解放军的人数突然增多，知道来了援兵，再不敢硬冲了，只得又退回到庄院里，凭险据守。

政府方面，虽然来了援兵，但就是县大队这点人枪，无论从人数上还是武器装备上，都丝毫占不了上风。县大队的指挥官是县长白少华，这是位从西北野战军刚刚转业的团长，他知道齐老五这股土匪的厉害，也不敢贸然下令进攻土匪们据守的大院，就迅速调整好兵力，据守阵地，双方暂时先坚持着，都在思考着战胜对方的对策。

到底是天无绝人之路。这天，正好有西北野战军运送军用物资的一个运输车队从西安路过长武，当天晚上驻扎在长武县城，这支车队有一个连的武装押运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部队刚安顿下，忽然听说前途有土匪骚乱，带队的解放军团长问明情况，当即留下一个排的兵力守护车辆，亲自指挥其他部队乘车朝兴原赶来。

这支押运连是一个加强连，全连将近二百人，武器也相当过硬，光一个机炮排就有轻、重机枪九挺，八二迫击炮五门。

白少华县长正在为拿不下土匪盘踞的大院而恼火，忽然看见了正规部队，高兴得不得了，马上和带队的王团长见面。得知来的是自己的老部队，更加高兴。

双方寒暄过后，立即调整了战斗部署，当然是解放军打头阵，地方部队殿后。

布置好队伍后，王团长一声令下，枪炮齐发，轰得土匪盘踞的大院里烟雾弥漫，鬼哭狼嚎。

两分钟炮击过后，冲锋号响了，解放军战士抖擞精神，生龙活虎般杀向土匪们盘踞的大院里。

齐老五的土匪武装，虽然号称能打硬仗，但平时只是在乡间作威作福，从没经历过正规作战，今天一见来了解放军的正规军，而且火力之猛，战斗力之强，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。

等解放军战士冲到院里时，土匪们完全失去了向外冲杀的勇气，分别退守到几只窑洞里，负隅顽抗。

这场仗，保海舟的区中队是最先到达的，所以正好在坡的最下面，离土匪们盘踞的院子最近。等解放军发起攻击时，保海舟也不管什么章法不章法，冲锋号一响，他就率先抱着一挺机关枪冲了进去。

解放军全部人打到大院里后，土匪已经分别钻进几个窑里，解放军就逐窑清剿。

保海舟虽然不会打仗，但天生胆大。他见解放军战士用手榴弹炸开了窑门，也不管里边的敌人是个什么情况，端着机枪就往里冲，一个解放军排长正要喊他停下，他已冲到窑门口，刚要往里走，忽然里边一阵乱枪打出来，保海舟的身边立刻倒下了几名

战士。他的这种莽撞行为，使那位解放军排长非常生气。但是，情况紧急，此刻顾不了那么多了。这位解放军排长喝声："手榴弹!"几名战士闻令立刻向窑里投进去了几颗手榴弹。

手榴弹刚刚爆炸，保海舟已经冲进窑里，他几乎被自己人的手榴弹炸死。

这时，窑里一些没有被炸死打死的土匪知道抵抗无用了，都纷纷弃了枪械，跪地求饶。那位随后跟进来的解放军排长刚要下令停止射击，保海舟的枪已经响了，他把跪地求饶的土匪一口气诛杀干净了，气得这位解放军排长一步跨到保海舟的面前，质问道："你是谁，怎么能这样干呢？这不是违犯军纪吗？"保海舟倒满不在乎地"嘿嘿"一笑说："土匪嘛，有多少杀多少，心疼啥？"

战后，那位解放军排长把保海舟的行为报告给了团长，双方在交换意见时，那位团长指着保海舟对白少华县长说："你们那位同志打仗嘛，倒很勇敢，但不懂党的政策，对土匪也不能那样杀嘛!"他问白少华保海舟是个干啥的，白县长说是我们的一个区委书记。团长一听更惊讶了，悄悄对白县长说："这人心狠手辣，以后管理地方，你要小心哩。"

好在当时保海舟杀的是土匪，又是在非常时期，上级也没过多追究，念起他这次率先一举歼灭了这股为害地方的土匪，也就功过相抵了。

保海舟的冒险和激进，在土改中体显得更明显。他所领导的兴原区，根本没按党的有关政策执行，境内凡是土地超过五十亩的，一律定成富农；有雇工的，无论长期短期，一律定为地主；地主中无论罪恶多大，都给戴上"地主分子"帽子；凡动手打过一次人的，无论情节轻重，都定成了恶霸地主。一个小小的兴原区，就上报了十二名恶霸地主，幸好这种做法被县上发现得早，坚决予以纠正，否则，不知有多少人要人头落地，又有多少人要受几十年的劳动改造。

当然，有关保海舟的这些情况孙伯玉并不知道，他不会给孙伯玉透露这些，到现在，孙伯玉只知道，他是这个兴原区的区委书记。

当天晚上，孙伯玉就住在区政府。第二天早晨，伯玉早早起来，想尽快赶到县运输队，看车究竟修好了没有。

孙伯玉正要去向保海舟告别，保海舟来了。他告诉孙伯玉，车已经修好，粮食也装到了车上，肖师傅正朝这儿开，估计一会儿就到了。

一听车修好了，粮食也装上了，孙伯玉很高兴，特别感激保海舟，认为此人有情有义，这次确实帮了他的大忙，伯玉打算，以后有机会还来看他。

保海舟请伯玉到伙房去吃饭，伯玉说不去了，再不敢麻烦了，我就在这儿稍等一会儿，肖师一到马上走，吃饭么，暂时还不饿，出去啥时候饿了啥时候吃。

但是，保海舟说什么也不让，非让孙伯玉去吃饭不可。他说，你等也是等，不等也得等，趁肖师未来的时候，赶紧吃上些，路上就不用耽搁了。

人家这样热情，伯玉不能不领情。

孙伯玉只得跟上保海舟去了伙房。

吃饭中，保海舟忽然想起，问孙伯玉："孙大哥，你跑了这么远的路，怎么就拉了这么一点儿种子，咋不多拉些?"

这句话，一下子触到了孙伯玉的难受处，他不由长叹一声说："嗨，别提啦！就这些，还是求爷爷告奶奶，托了好多关系才弄到的。"

保海舟问："啥种子，这么金贵?"

孙伯玉说："名字叫'陕农二号'，还是你们陕西才研究出来的。"

保海舟又问："这个种子我知道，在你们那儿能种吗?"

孙伯玉说："这才打算回去试哩么，估计咱们两个地方的气

候差不多，先试种着看。嗨，我本来是去弄‘碧玛一号’哩，这个种子我们已经种了一次了，好得了不得，但费了很大的劲，人家说今年渭北的几个县遭灾啦，弄不上么！”

保海舟一听笑了，伙房里正在吃饭的人都笑了。

孙伯玉奇怪，这些人都笑啥哩，他茫然不解。

保海舟说：“你天天撵的烧香哩，竟不知道真神就在你面前。你咋不早说哩？”

孙伯玉问：“你有‘碧玛一号’哩？”

保海舟说：“你要多少？”

孙伯玉说：“我的胃口大，要的多哩。”

保海舟问：“大，能大多少？”

孙伯玉说：“五万斤。”

保海舟又哈哈大笑道：“五万斤嘛，算个啥大胃口？五十万斤都有哩！”

孙伯玉一下子瞪大了眼睛。但他还不太相信，就又重复问了一句：“是不是‘碧玛一号’？”

保海舟说：“这还有啥错哩！这个麦最早就是咱陕西研究出来的，土改后才逐渐推广扩大，刚开始在渭北几个县种，现在咸阳地区也有了，只不过少，不多。在整个咸阳地区，要说多，就只有长武多，长武要说多，就只有我们兴原多，其他谁都比不上我们。”

这一下，孙伯玉完全相信了。但他不明白，这些情况为什么陕西省都不掌握，一个小小的兴原区，何以有这么大的产量。

其实，这还得从保海舟的工作作风说起。

保海舟和孙伯玉一样，也是认识到要提高粮食产量，目前还得先从改选品种抓起。

前年，咸阳地区进来一批“碧玛一号”小麦良种，地区给各县分配。有几个县害怕农民不认识，动员工作难搞，就不想要那么多。

保海舟听说这件事后，亲自赶到咸阳，千方百计活动，把凡是不愿接受的都全部揽过来，一下子就搞到了五万斤。

种子运回来后，区长很为难，觉得一个新品种初来乍到，能不能适合在本地生长，必先经过试种、认识，再逐步推广，现在突然一下子弄来这么多，农民们想通想不通，接受不接受还在其次，万一这个品种在本地不适应，一下子造成大面积减产就不得了。因此，区长打算先向农民们作动员，最后能接受多少算多少，多余的再调剂出去。

但是，在区委区政府开会研究的时候，保海舟当然不同意。他不点名地批评道："我们有些同志，做工作就像毛主席批评的那种小脚女人，干什么事总先考虑农民接受不接受。农民么，保守落后，做啥事都瞻前顾后，只要我们干部想好了下令让他干就是了，如果等到农民完全接受，那还要我们干部做什么？"

第二天，他就下令让各乡来领种子。一些乡干部和区长的想法是一样的，畏畏缩缩不敢领，这一下把保海舟惹火了，他下令，凡不领种子的一律就地免职。这个令一下，干部们害怕了，种子很快就发了下去。

发下去后，保海舟派人跟踪调查，得知一些农民真的不愿接受，不愿意试种。保海舟立即召集了区委会议，严令全区必须在三天内把新品种全部种下去，如果有一户不种的，乡社干部全部撤换，这户农民必须加倍交纳公购粮。此令一下，谁还敢不种？

没想到，好运又一次让保海舟撞着了。当年兴原区夏田获得大丰收，保海舟强令推广的"碧玛一号"产量最高，平均亩产达到一百六十五斤。

去年，保海舟下令，全部淘汰掉以往的老旧品种，全区四个乡的五万亩夏田，一律改种新品种，不允许一粒老品种入地。尽管去年是个平年，夏粮亩产仍平均达到一百四十五斤。

保海舟因此连续两年受到县上的表彰奖励，不仅成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标兵，还当了科技带头人，到处介绍经验，着实风光了

一阵子。

孙伯玉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一次翻车，给他带来了如此巨大的收获，解决了他多日奔波、求之不得的一个困难，实现了他加快改造小麦老品种的愿望。

孙伯玉决定暂时不走了，他要在兴原区看着把种子定好，通知县上派车来拉时再走。

当天，就和保海舟商定了兑换的办法。

孙伯玉想把定购增加到十五万斤，保海舟低头算了一下，觉得可以解决。

按照保海舟的意思，既然是多年不见的老熟人来了，而且都是为公家的事，那就由他兴原区给庆州平价调换十五万斤，万一本区一时凑不够，就向老百姓多下些征购指标就是了。但孙伯玉不同意。他说："熟人归熟人，粮食指标怎么能随便加呢？还是我在西安说的那个办法，由我们用其他品种在农民手里换，二斤换一斤，农民们采取自愿。"

保海舟虽然同意了，但他始终想不通："孙大哥这人真是太老实，做生意哪有买的人自己往上涨价哩。"

当地农民连续两年收成好，大多数人手里都有存粮，一听庆州人用二斤麦子换一斤他们的"碧玛一号"，都纷纷跑到粮库打听。

保海舟下令让粮库负责粮食交换工作。五天后，庆州第一批拉粮车就到了，孙伯玉提前指定西塬粮库负责办理此事。西塬粮库的古主任也随第一批运粮车到了。

临走这天，保海舟一直把他送到区政府门前的大路边。孙伯玉现在对保海舟真是感激不尽。

孙伯玉握着保海舟的手说："老弟，我咋感谢你哩?"

保海舟也不客气，说："不用咋吗感谢，记着，以后在你认识的老领导面前，把你兄弟多介绍介绍就算感谢了。"

孙伯玉虽然对保海舟热衷于升官的想法不屑一顾，但是，由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